

通志卷七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一

前漢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

彊

辟

向
歆

高六王

齊悼惠王肥

城陽王章
王興居

濟北

趙隱王如意

趙

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淮北王勃
衡山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共王買
平王襄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

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子王端 趙敬肅

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

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

舜

泗水忠
王商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闔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
胥 昌邑哀王驥 賀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蹠 東平思王宇 中山
哀王竟 定陶恭王康 中山孝王興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所起漢元年還定三
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
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

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
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
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
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年春
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
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
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

劉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
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立六
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
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
故荆地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澤爲郎中十一
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
生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往見田生盛帷張其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
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與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尙觖望今卿言太后裂
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
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田生勸王急行毋留出
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卽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
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

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
共立代王爲天子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乃徙澤爲燕
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
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
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
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仲復上書具言定國事
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

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
王澤元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更始中爲兵
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
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

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頑頑猶公頑讀曰其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爲容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

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卽位錯爲
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
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

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恆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
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
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
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
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猶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
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

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
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
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
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

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
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卒楚王略函
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
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什二爲叛逆以
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諸侯旣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

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兵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